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贈囊和尚泄天機

詩曰：猛聽金營笳鼓鳴，勤王小將顯威名。衝鋒直進渾無敵，虎窟龍潭掉臂行。

卻說那韓公子一馬衝進金營，大喝一聲：「兩狼關韓元帥的二公子來踹營了！」搖動手中銀杆虎頭槍，猶如飛雷掣電一般，誰人擋得住？竟被他殺出番營，上午頭山而去。小番忙去報知太子道：「不好了！又來了一個小南蠻，把大狼主傷了！衝破營盤，上山去了。」兀兀聽了，又驚又苦。一面差人打探，一面去收拾粘罕屍首，不提。

再說韓公子到了荷葉嶺邊，口子上守山軍士問明放進，來至大營前，軍士進帳稟知岳元帥。元帥吩咐：「請進來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，出來傳令：「請公子進見。」公子來到帳中，行禮畢，便道：「小將奉家父之命，來見元帥，有本章請聖上龍安。適在路上遇見粘罕，追直藕塘關總兵金節，被小將挑死，將首級呈驗。金總兵離此二□里紮營候旨，帶有問安本章並牛將軍家信呈上。」岳元帥大喜道：「令尊平賊有功，公子又得此大功，請同本帥去見天子候旨。」

隨即引了公子來到玉虛宮，朝見高宗，將兩道本章呈上，又將韓公子挑死金國粘罕奏聞。高宗便問李綱：「應當作何封賜？」李綱奏道：「韓世忠雖失了兩狼關，今討曹成有功，可復還原職。韓尚德、韓彥直俱封為平虜將軍，命他引本部人馬去復取金陵，候聖駕還朝，另加陞賞。」高宗依奏，傳旨下來。岳元帥同韓公子謝恩，辭駕出宮，回至營前下馬。公子即辭別了岳爺要回去。岳爺道：「本欲相留幾日奈有君命，不好相強。」隨叫：「岳雲何在？」岳雲轉將出來應聲：「孩兒有！」岳爺道：「可送韓公子出番營去。」岳雲領令，遂同韓公子並馬下山。

將近番營，韓公子道：「請公子回山罷。」岳雲道：「家父命小弟送出番營，豈敢有違！」韓公子再三推讓，岳公子決意要送，便道：「待小弟在前打開番兵，送兄出去。」就把雙錘一擺，大喝一聲：「快些讓路，待小爺送客！」那些番兵見是打死金彈子的小將軍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，一聲吶喊，俱向兩旁閃開。略略近些的，一錘一個，不是碎了頭，就是折了背，誰敢上前，一直殺出大營。

韓彥直心中暗想道：「果然厲害，名不虛傳！我何不也送他轉去，也顯顯我的威名？」遂向岳雲道：「蒙兄送出番營，小弟再無不送轉去之理。」岳公子再三不肯，韓公子立意要送。岳雲道：「既承美意，祇得從命。」韓公子復身向前拍馬衝進，逢人便挑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番兵已是被他殺怕了的，口中吶喊，卻已四散分開，近前的就沒了命。二位公子衝透營盤，來至山下。韓公子道：「請兄回山罷。」岳雲道：「既承兄送轉來，自然再送兄出去。」韓公子再四推辭，岳雲那裡肯。復回馬向前，韓公子在後，兩個又殺入番營，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進，不知殺傷了多少，一個個膽戰心驚，讓開大路。二人衝出了番營，韓公子再要送回。岳雲道：「何必如此送出送進，送到何時是了？難得我二人意氣相投，小弟欲與兄結為兄弟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韓公子道：「小弟亦有此心，但是高攀不起。」岳雲道：「何出此言！」二人遂向樹林中去，下馬來，撮土為香，對天八拜。韓公子年長為兄，岳公子為弟。二人遂上馬分手。有詩曰：

金蘭結契兩心同，豪傑相逢意氣通。險阻不辭勞送別，二難濟美大家風。

岳雲獨自一個再殺進番營，回荷葉嶺來。那番兵被二人殺得害怕，況因粘罕被韓公子挑死，眾王子俱在兀兀帳中悲苦，命匠人雕刻木頭，配合成殮端正，差人送回本國。忙忙碌碌，所以無人阻擋，由他二人進出。那岳雲上山，將送韓公子結義之事稟知元帥。元帥亦甚歡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韓公子回至漢陽，上船來見父親，稟道：「聖上復了爹爹、母親之職。令我們兄弟領兵復取金陵，不必往牛頭山去。」又把與岳雲結拜之事稟知元帥夫人，遂命兵船望金陵進發。

一日，有探子來報：「留守宗方殺破杜吉、曹榮兩個，威鎮金陵，特來報知。」元帥問梁夫人道：「如今待怎麼處？」夫人道：「我們且將大小戰船在狼福山紮住，以扼兀兀之路。聞得金山上有個道行高僧，法名道悅，能知過去未來。我們何不去問他一聲，以卜休咎？」元帥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送備了香燭禮物，上金山來。進了寺門，到大殿行過了香，然後來到方丈參見道悅禪師。禪師接進見禮畢，元帥說明了來意道：「不知後事如何，幸乞禪師指示！」道悅道：「貧僧有一錦囊，內有一偈，元帥帶去觀看，自有效驗。」元帥領了錦囊，辭別長老，下船來。將錦囊拆開，與夫人一同觀看，祇見上邊寫道：

老龍潭內起波濤，鶴教一品立當朝。河慮金人拿不住，走馬當先問路遙。

韓元帥笑道：「這和尚空有虛名，誰知全無學問。怎麼一首偈語，都寫了別字？」梁夫人也好生不然。韓元帥就傳令各戰船齊往狼福山下，紮成水寨，差人往金陵打聽虛實，一面差人探聽牛頭山消息。

且說牛頭山上岳元帥，專等各路勤王兵至，準備與兀兀交兵。兀兀也在與眾王子、眾平章商議開戰之事。有探事小番進帳來報：「啟上狼主，小的探得有南朝元帥張浚領兵六萬，順昌元帥劉倚領兵五萬，四川副使吳玠同兄弟吳玠統兵三萬，定海總兵胡章，象山總兵龔相，藕塘關總兵金節，九江總兵楊沂中，湖口總兵謝昆，各處人馬共有三□餘萬。俱離此不遠，四面安營，特來報知。」兀兀聞報，遂傳令點四位元帥向東西南北四路，探聽那一方可以行走。那四位元帥領令前去。不多時一齊回來，進帳來稟道：「四面俱有重兵，祇有正北一條大路可以行走。」兀兀就傳令曉諭前後左右中五營兵將知悉：「若與南蠻交戰，勝則前進，倘不能取勝，祇望正北退兵。」誰知探路的，祇探得四□餘里就轉來了，不曾到五□里外。故此一句話，斷送了六七□萬人馬的性命。

卻說岳元帥請天子離了玉虛宮，到靈宮殿前，與眾位大臣都坐在馬上。傳令施放大炮，連聲不絕。那些各處總兵、節度聽見炮響，各各準備領兵殺來夾攻。兀兀傳齊各位王子、眾平章、眾元帥、一眾番將，俱各領兵上馬，傳下令來：「今日拚了命，與岳南蠻決一死戰，擒了康王，以圖中原。」這裡岳元帥傳下令來，命何元慶、余化龍、張顯、岳雲、董先、張憲、湯懷、牛皋等為首，帶領眾將，一齊放炮，吶喊踴入番營。那些各路總兵、節度，聽得炮聲，四面八方殺將攏來。但見：

轟天炮響，震地鑼鳴。轟天炮響，汪洋大海起春雷；震地鑼鳴，萬仞山前飛霹靂。人如猛虎離山，馬似游龍出水。刀槍齊舉，劍戟縱橫。迎著刀，連肩搭背；逢著槍，頭斷身開；擋著劍，喉穿氣絕；中著戟，腹破流紅。人撞人，自相踐踏；馬碰馬，遍地屍橫。帶箭兒郎，呼兄喚弟；傷殘軍士，覓子尋爺。直殺得：天昏地暗無光彩，鬼哭神號黑霧迷！

這場大戰真個是：

天搖地動，日色無光。

殺得那些番兵人屍堆滿地，馬死遍塵埃。岳元帥帶領這一班猛將逢人便殺，遇將就擒。擺動這杆灑泉槍，渾如蛟龍攪海，巨蟒翻身。那些眾番將番兵見了岳爺，就是追魂使者、了命閻君，一個個抱頭鼠竄，口中祇叫：「走，走，走！岳爺爺來了！」岳爺望見南朝元帥張浚、順昌元帥劉琦的旗號，遂令軍士請來相見。張、劉二位元帥在馬上見了岳元帥，岳元帥叫道：「二位元帥！今日本帥將聖上並眾大臣交與二位元帥，速速保駕回京。本帥好去追趕金兵。」遂辭了天子，帶了張保、王橫，催兵掩殺。從辰時直殺到半夜，殺得番兵拋旗棄甲，四散敗走，眾將各各在後追趕。

單講岳爺追著兀兀，連日連夜，直趕到金門鎮相近，有傳光的先鋒狄雷在此截殺番兵。眾番兵無處逃命，被狄雷殺傷大半。岳爺剛到跟前，狄雷不分皂白，舉起錘望岳爺便打。一連兒錘，岳元帥連忙招架，覺得沉重，便大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擋本帥去路？」狄雷聽了，細細一認，曉得是岳元帥，心中驚慌，懼罪而逃。岳爺祇是緊緊追趕兀兀。兀兀祇顧望北逃去，看看來到江口，祇聽得眾番兵一片聲叫苦。原來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，後面追兵又近，嚇得兀兀渾身發抖，仰天大叫：「天亡我也！某家自進中原以來，未有如此之敗！今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！」

正在危急，那軍師哈迷蚩用手一指道：「主公且慢驚慌！看這江中不是有船來麼？」兀朮定睛一看，卻是金兵旗號。原來是杜充、曹榮的戰船，因被宗方殺敗，故此駕船逃走。軍師大叫：「快來救主！」那船上見是番兵，如飛攏岸。兀朮與軍師、眾平章等一齊爭下船來。船少人多，那裡裝得盡？看見岳元帥追兵已近，慌忙開去。落後番兵無船可渡，岳元帥追至江口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可憐這些番兵啼啼哭哭，望江中亂跳，淹死無數。兀朮望見，掩面流淚，好不苦楚！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吊之曰：

百萬金兵將梟雄，牛頭山下團高宗。本期穩取中華地，誰料勤王有岳公！

且說那岳爺兵馬到了漢陽江口，安下營寨。差人找尋船隻，欲渡江去追拿兀朮，忽聽得營門口齊聲喊冤。岳爺便問：「何人喊冤？」早有傳宣來到外邊查問明白，進來稟道：「是七八個船戶，因臨安通判萬俟卨、同知羅汝楫解送糧草至此，私將糧草運回家中，反要船戶賠補，為此眾船戶在營前喊冤。」元帥吩咐：「將萬俟卨、羅汝楫二人抓進來。」兩旁軍士答應一聲，即將二人一把一個抓進帳來跪下。岳爺喝道：「爾等既然解糧到此，何不繳令？」二人道：「因番兵圍困牛頭山，祇得在此伺候。船戶人多，將糧草吃盡，故此要他賠補。望元帥開恩，公侯萬代，感恩不淺！」元帥大喝一聲：「綁去砍了！」兩邊一聲吆喝，登時繩穿索綁。二人齊叫：「開恩！」旁邊閃過張憲、岳雲，跪下稟道：「他二人因見番兵紮營山下，不敢上山繳令，雖係偷盜糧草，理當處斬，但實係日久，情有可原，望爹爹饒他性命！」元帥道：「你且起來。」二人謝了元帥，站立一邊。元帥向萬俟卨、羅汝楫喝道：「本當斬你二人驢頭，他二人求饒，饒了你死罪，拿下去打！」軍士答應一聲，將二人按倒在地，每人打了四□大棍，發轉臨安。二人受責，謝了元帥不斬之恩，出營自回臨安而去。

忽有探子進營來報道：「探得韓元帥紮營在狼福山下，阻住兀朮去路，特來報知。」岳元帥想道：「這一功讓了韓元帥罷！」遂喚過岳雲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引兵三千，往天長關守住。倘兀朮來時，用心擒住，不可有違！」岳雲得令，帶領人馬，竟往天長關而去。元帥大隊人馬，自回澶州，不表。

且說兀朮敗在長江之中，有那金陵殺敗的兵將、戰船陸續到來，南岸上還有殺不盡的番兵逃來。兀朮吩咐把船攏岸，盡數裝載。看見北岸有韓元帥紮營，不能過去。兀朮就吩咐將船隻攏齊，查點數目，共有五六百號；計點番兵，不上四五萬。兀朮嘆道：「某家初進中原，帶有雄兵數□萬，戰將數百員。今日被岳南蠻殺得祇剩四五萬人馬，又傷了大王兄與二殿下，有何面目去見父王！」說罷，痛哭起來。眾平章勸道：「狼主不必悲傷，保重身體，好渡長江。」

兀朮望見江北一帶，戰船擺列有□里遠近；旗幡飄動，樓櫓密布，如城牆一般。又有百□號小游船，都是六槳，行動如飛，弓箭火器亂發。那中軍水營都是海鯁艦，豎定桅檣，高有二□來丈，密麻相似。兩邊金鼓旗號，中間插著「大元帥韓」的寶纛大旗。兀朮自想：「不過五六百號戰船，如何衝得他動，怎敢過去？」好生憂悶，便與軍師商議。哈迷蚩道：「江北戰船密布，亦不知有多少號數，須要差人去探聽虛實，方好過江。」兀朮道：「今晚待某家親自去探個虛實。」哈迷蚩道：「狼主豈可深入重地！」兀朮道：「不妨！某家昨日拿住個土人，問得明白。這裡金山寺上，有座龍王廟最高，待某家上金山去細看南北形勢，便知虛實矣。」哈迷蚩道：「即如此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保萬全。」兀朮依計，即時叫過小元帥何黑闥、黃柄奴二人近前，悄悄吩咐：「你二人到晚間照計而行。」二人領命，準備來探南兵。

且說那韓元帥見金兵屯紮在黃天蕩，便集眾將商議道：「兀朮乃金邦名將，今晚必然上金山來偷看我的營寨。即令副將蘇德引兵一百，埋伏於龍王廟裡。你可躲在金山塔上，若望見有番兵到來，就在塔上擂起鼓來，引兵衝出，我自有接應。」蘇德領令去了。又命二公子彥直道：「你也祇帶健卒一百，埋伏在龍王廟左側，聽得塔上鼓響，便引兵殺出來擒住番將，不可有誤！」二公子領令去了。又命大公子尚德帶領兵三百，架船埋伏南岸：「但聽江中炮響，可繞出北岸，截他歸路。」大公子亦引兵去了，這裡端正停當。

果然那兀朮到了晚間，同了軍師哈迷蚩、小元帥黃柄奴三人一齊上岸，坐馬悄悄到金山腳邊。早有番將何黑闥已帶領番兵，整備小船伺候。兀朮與哈迷蚩、黃柄奴上了金山，勒馬徐行。到了龍王廟前一箭之地，立定一望，但見江波浩渺，山勢巖崑。正待觀看宋軍營壘，那蘇德在塔頂上望見三騎馬將近龍王廟來，後面幾百番兵遠遠隨著，便喝彩道：「元帥真個料敵如神！」遂擂起鼓來。廟裡這一百兵吶聲喊，殺將出來。左首韓二公子聽得鼓響，亦引兵殺出。兀朮三人聽得戰鼓齊鳴，心驚膽顫。正待勒馬回去，忽然韓彥直飛馬大叫：「兀朮往那裡走？快快下馬受縛！」這一聲喊，早驚得三人飛馬便走。不道山路高低，一將坐馬失足，連人掀下。彥直舉槍便刺。兀朮舉起金雀斧劈面砍來，救出那將，就與二公子大戰。眾番兵連忙下山逃走。何黑闥接應上船，飛風開去。大江中一聲炮響，韓尚德放出小船來趕，已去遠了。那二公子在山上與兀朮戰不上七八合，被二公子逼開斧，一手擒過馬來，下船回營。天已大明，元帥昇帳，請將俱來報功。韓元帥大喜，命將兀朮推來。左右一聲得令，將兀朮推進來。

正是：穿中餓虎何難縛，釜底窮魚命怎逃？畢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